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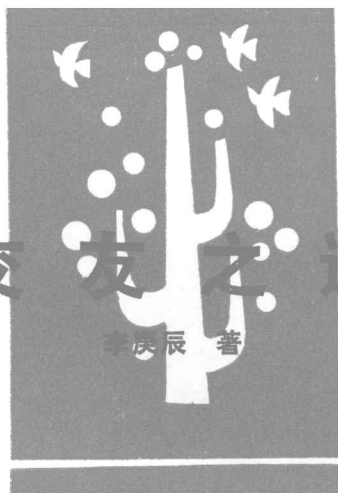
李庚辰 著

交·友·之·道

四川人民出版社

交友之道

李庚辰 著



责任编辑：解 伟

封面设计：陈达林

交友之道

李 庚 辰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邛崃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5 插页1 字数 87 千

1985年6月第一版

1985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7,900 册

书号：3118·282

定价：0.70元

序 言

谈友谊，这不是什么新话题，“友列五伦，人生所重”，本是古已有之的。然而，在“左”的思想毒害下，人们对友谊的珍重有些淡薄了，除了组织关系、工作关系，似乎可以不要朋友关系。男女之间除了谈恋爱便无朋友关系之可言。或者认为，谈交友之道有传授世故圆滑之嫌。人们视交友为畏途，相处而不相往来，一旦有了思想疙瘩或苦闷烦恼，有了需要朋友开导以至需要发抒的胸中块垒，却无从向知心人谈说，无以求得知己者的诤言、批评和帮助。于是坚强者在孤独中前行，动摇者在彷徨中驻足，懦弱者甚至于寂苦中凄凄然自戕，没有朋友，尤其没有建立在社会主义关系原则上的朋友，给人们心灵上造成的畸形和损害，是够严重的了。

然而，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们必然要对友情产生渴望与追求。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能用社会主义的友谊观作指导，这种渴望与追求便有可能向错误的方向发展。我们已经看到了在交友中出现的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有的人热衷于封建的朋友关系，搞什么“哥们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一

是有人搞资产阶级朋友关系，“有钱有利是朋友，无钱无利不相交。”二者纵横交错，编织成了腐蚀人心、败坏社会风气的所谓“关系网”。回顾一下“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历史可以看到，“左”的毒害愈深，对健康的友谊愈压抑，“关系网”的发展便愈厉害，对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破坏亦愈严重。可见，讨论一下如何树立正确的友谊观，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交友之道，以及如何交朋友等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现实任务。可以说，建立社会主义人我关系需要友谊，四化建设需要友谊，信息时代的知识交流更离不开友谊；它对打破庸俗的“关系网”，端正社会风气，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是必不可少的。

有鉴于此，在徐惟诚同志的热情鼓励 and 指导下，我试着写了这本小书。由于自己的水平所限，文中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朋友们如能一读而给以批评指正，我是十分欢迎和感谢的。

作 者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

目 录

友谊，人生最美好的无价之宝·····	(1)
什么是真正的友谊·····	(8)
择友要慎重·····	(14)
君子之交谈如水·····	(20)
难得是净友·····	(26)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32)
多交些学友·····	(37)
不妨结些“忘年交”·····	(43)
知人·知心·知音·····	(49)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55)
争论与友谊·····	(61)
“不打不成交”·····	(66)
上交不谄，下交不渎·····	(71)
患难相助是朋友·····	(77)
“哥们义气”与革命友谊·····	(84)
朋友犯错误以后·····	(89)

势利之交，难以经远.....	(95)
贫贱之交不能忘.....	(101)
劝君勿作“万能交”.....	(106)
怎样交外国朋友.....	(111)
友情与公事.....	(117)
少猜疑，多谅解.....	(123)
朋友发生误会之后.....	(128)
“绝交”之我见.....	(133)

友谊，人生最美好的无价之宝

友谊，这是一个多么美好而又动人的字眼！一提起友谊二字，人们便油然想起：在艰难曲折的征程上，友谊的援手是怎样扶助落伍者迎头赶上；在艰难竭蹶中，友谊的激励是如何鼓动消沉者昂然奋起？当人们在取得成绩时，友谊的祝贺蕴含了多少深情的劝勉；当人们出现错误时，友谊的规诫又体现了多么热诚的帮助……历代传颂的“谁知对床语，胜读十年书”的钦夫、子明的神交，文人佳话中“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李白、杜甫的友情，都给友谊的涵义增添了动心夺目的光彩。是友谊的力量，使那倒把垂杨柳的鲁智深大闹野猪林，舍命救林冲；是友谊的结合，使“桃园三结义”的刘备、关羽、张飞叱咤风云，三分天下有其一；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与开普勒的友谊，使他们双双成为天文学巨星；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友谊，使他们并肩携手、合力奋斗几十年如一日，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学说……千首万曲友谊之歌无不说明：人需要友谊，就象需要阳光和水、空气和爱情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说，友谊就是智慧，友谊就

是力量，友谊是人生最美好的无价之宝，是人生璀璨的幸福之花！

在人类的生活斗争史上，纯真的友谊曾被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们热情歌颂。古今中外，更有无数仁人贤哲，饱蘸激情为友谊的内容作出了充满哲理的阐释！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便情真意切地发出了“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的殷殷之音，感慨于鸟且求友，何况乎人。我们的古人还把友谊看作人生最主要的五种伦理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一，称作“友列五伦，人生所重。”刘歆《新议》曰：“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纪纲之大要”，他把交朋友看作人生之根本。许多古人还言简意赅地论述过友谊的意义和作用。《周易》中说：“二人同心，其义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毛诗曰：“虽有兄弟，不如友生。”兄弟犹不及朋友。《后汉书·李固杜乔传赞》说“朋心合力”。刘歆也说：“交之于人也，犹唇齿之相济。”……

老祖宗们论友有道，洋弟兄们也讲过不少高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薄伽丘赞美友谊说：“友谊真是一样最神圣的东西，不光是值得特别推崇，而且值得永远的赞扬。它是慷慨和荣誉的最贤慧的母亲，是感激和仁慈的姊妹，是憎恨和贪婪的死敌；它时时刻刻都准备舍己为人，而且完成出于自愿，不用他人恳求。”法国名作家罗曼·罗兰说：“有了朋友，生命才显示出它全部的价值。智慧，友

爱，这是照明我们黑夜的唯一光亮。”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说：“真实的十分理智的友谊是人生最美好的无价之宝。”创造“相对论”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则用他的语言形容说：“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严正的朋友。”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说：“友谊使欢乐倍增，使痛苦减半”，“没有真挚朋友的人，是真正孤独的人。”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哲学家西塞罗甚至说：“世界上没有比友谊更美好、更令人愉快的东西了；没有友谊，世界仿佛失去了太阳。”

是的，友谊是人生智慧的一个重要源泉。我国文学史上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人物，都是有名的风流文友；许多璀璨夺目，烱炙人口的优秀诗篇，也都是文朋诗友间唱和应酬之作。他们“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于相互启迪激励中共成了文苑盛事。在欧洲文坛上，大诗人歌德与席勒的友谊曾使歌德的诗歌创作死而复活，迄今传为佳话。歌德出身富家，年轻时即由诗成名，并因之当上了国务大臣，成为贵族。然而“文章憎命达”，官位产生不出诗作，他的创作很快枯萎，连他也承认自己“早已不再是诗人了”。然而，当他结识写作《阴谋与爱情》的年轻的大诗人和戏剧家席勒后，被席勒不受贫困和艰难的生活环境的影响，专心致志创作的精神所感动，在席勒的精神感召和友谊鼓舞下，歌德“作为诗人而复活了”。在友情的摇篮里，歌德一气呵成了叙事长诗《赫尔曼和窦绿蒂亚》、《浮士德》第一部等，席勒也完成了著名的《威廉·退尔》的创

作。深挚的友情使这两个诗坛泰斗同时激发出不可遏止的创作激情，同时成为照耀欧洲文坛的一代诗星。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更是感人至深。这两位文学大师，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仍频繁往来，互相保护，并肩携手，共同战斗，向反动统治者和黑暗的社会现象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坛鬼魅刺去一支支匕首和投枪。瞿秋白还编选了鲁迅十五年来写的杂文，并满怀深情地写出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则在瞿秋白不幸遇难后，强忍悲痛，强支病体，集资收集编校亡友的遗稿，一直工作到自己逝世前夕，终于出版了瞿秋白文集《海上述林》。“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录何瓦琴这一联以赠，恰是鲁迅与瞿秋白伟大友谊的生动写照！

友谊又往往是伟大而正义的行動的动力之一。在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有两个闻名遐迩的风云人物——章太炎和邹容，他们的纯真友谊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动人的篇章。邹容比章太炎小十六岁，但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他们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邹容写的《革命军》，章太炎极为赞赏，立即为之写序，极力为之宣传。后来，清朝政府把章太炎投入监狱，邹容闻讯，勇敢地投案，要与章太炎一起坐牢。在残酷折磨迫害下，邹容惨死狱中。章太炎为之抚尸痛哭，并写下了“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州。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糍。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拚手，乾坤只两头”以追思亡友。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更是人类友谊史上最光辉的典

范。这两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从一八四四年开始建立友谊，在此后的近四十年之久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最亲密的友谊，直到马克思逝世。马克思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他的伟大的理论创造，尤其他的理论巨著《资本论》的写作，几乎占去了他毕生的全部精力。而在他成年累月的研究中，贫困却时时威胁着他，有时甚至竟没有一个小钱去买面包，只好把自己的礼服当掉。为了在经济上援助马克思，使马克思能够安心地从事《资本论》的写作，恩格斯于一八五〇年到他父亲的商号，做起了他曾称之为“该死的生意经”的他本来最厌恶的经商活动。恩格斯的深情厚谊和无私援助，不仅给马克思提供了物质保证，也是巨大的精神支援。所以，当《资本论》第一卷写成后，马克思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写信给恩格斯说：“……这一卷的完成，只是得力于你。没有你的牺牲，这样的三大卷的工作，是我不能完成的。我拥抱你，充满着感谢！……”显而易见，在马克思的伟大科学发现中，是包含着被伟大的革命友谊所激发的力量的。

友谊，又往往是许多事获得成功、避免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战国时的信陵君交了侯赢这个“东门监者”做朋友，对于他成就“围魏救赵”大计，起了重要作用。过去讲“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如果剔除其中包含的江湖气，灌注以新的内容，这话在今天仍有它的积极意义。朋友与同志并不是对立的概念，恰恰相反，同志本来就应该是朋友，而朋友则应当是更亲密的同志。一个人与周围的人如果只有某些人所理解的

“同志关系”（在这些人眼里“同志关系”被曲解成了互相板着面孔打官腔的冷冰冰的关系），而无朋友关系，那便可能好多话听不到，好多问题不了解，好多事情也办不好。人们不是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么？在今天的生活中，因朋友而成其事的例子也多不胜数。因为朋友可以帮你出主意、想办法，提供这样那样的信息和帮助。据有人统计，在农村搞活经济中，复员军人先富的最多。原因之一，便是他们“战友”多，一起复员后互相帮助，便容易共同富裕起来。而一些“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由于没有许多朋友提供这样那样的信息，犹之乎闭目塞聪，便往往无主意、无门路、无办法，只好落在人家屁股后面。

正因为交友好，多友多助，友多路广，古今中外，都以“朋友如云”“高朋满座”为人生幸事。孔子对“有朋自远方来”就“不亦乐乎”。刘禹锡对自己“谈笑有鸿儒”，则简直是喜形于色、津津乐道了。而对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孤家寡人式的人物，人们历来不以为然。为了交朋友，子路“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为了交朋友，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代曾贴出过《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二十八画”系毛泽东三个字的繁体笔画）。为了交朋友，古往今来又有多少“千里奉迎”，万里寻访，登门求教、“舍命全交”之类的感人佳话！为了切磋箴规、砥砺以须，更好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为了了解更多信息，增长更多见识，团结更多的人一道前进，让我们记住毛泽东同志的话：“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

重要”；记住鲁迅先生采用的话：“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广交朋友，在革命友谊的温暖、鼓舞和鞭策下，不断前进！

什么是真正的友谊

什么是真正的友谊？人们的经历不同，认识不同。有的人在你有权有势“吃得开”的时候，和你情投意合，过从甚密，一旦无权无势“吃不开”，他便冷眼相待，视同路人；有的人觉得你有某种“用处”，便和你拉拉扯扯交起了“朋友”，一旦没了“用处”，或“用”过以后，便“过期作废”，弃之如敝履了。古代有个叫文子的人有位老朋友，专投文子所好。文子好音乐，他送琴给文子；文子好佩戴，他送玉环给文子。然而，待到文子出逃路过这位“朋友”住的县城时，这位“老朋友”却居然要抓住文子向国王邀功请赏，由于文子早有防备，溜之大吉，才只丢了两辆从车，而幸未丢掉小命。宋代张耒写的《明道杂志》上有个故事说：京师有个富家子，少孤专财，有一群地痞无赖为了向他骗钱，和他交起了“朋友”。这小孩爱看弄影戏，而且每看到斩关羽时都要流泪。于是，他这几位“朋友”便打起了主意，对他说：“云长古猛将，今斩之，其鬼或能祟，请既斩而祭之。”这小孩听罢，居然“甚喜”。那几个无赖顺势便

向他讨酒肉钱，这小孩立即“出银器数十”，买来好酒好肉被“群无赖聚享之”。吃饱喝足，“朋友”们又“请遂散此器”将其银器“共分”而去。生活中往往还有这种情形，有的人为了讨好亲近他认为“用得着”的人，你有了困难，他可以解囊相助；你有了苦恼，他可以“深表同情”；你遇到不顺心事，他可以大鸣不平；你对别人或组织有所不满时，他可以添油加醋、煽风点火，甚至“挺身相助”，主动帮你对你所不满者搞无原则纠纷，以求得你的信任，使你视他为“战友”、“朋友”……诸如此类，可以称之为朋友吗？能够视其为朋友吗？

显然，这都不能称之为真朋友。

按照郑玄的解释，叫做“同师曰朋，同志曰友”。即朋友也者，同师又同志也。古人还称朋友为“同心”。杨雄在《法言·学行》中说：“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西人亚里士多德则干脆把朋友称作“另一个‘我’”，也是讲的朋友要“同心”的意思。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这些说法，都还是讲得通的。譬如“同师”，我们的老师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是今天交朋友的共同思想基础；又如“同志”，我们的“志”都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便是今天交朋友的共同政治基础。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便有了成为朋友的根本前提，便可以成“同师”“同志”。这也正如谢觉哉同志所说的：“同具社会主义之‘志’，同行社会主义之‘道’，这是择交的标志，违反这个标志，没有朋友可言”。换句话说，交

朋友要首先观其心，识其志，同心而同志。如果舍此而求它，便是舍本而求末，便失去了交友的正确标准，就有可能交上假朋友，也便有可能受骗上当，吃亏受害。

除了“同心”、“同师”、“同志”，真朋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不谋私利，刻意奉献。晋人稽康讲：“交不为利，仕不谋禄”。话虽不多，却高度概括了交友的道德标准。苏联伦理学家伊·谢·康把友谊解释为“建立在利益一致和相互依恋基础上的个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形式”，同时也强调：“‘真诚友谊’的无私和忘我，自古以来都是同以自私自利的考虑为基础的、‘虚假’关系相对立的。”别林斯基也强调朋友间多奉献，他指出：“真正的朋友不把友谊挂在口上，他们并不为了友谊而互相要求一点什么，而是彼此为对方做一切办得到的事。”莱辛讲得更富哲理和含蓄，他说：“做生意时没有友谊，交朋友时也不应该做生意。”遍观友谊史，所有真朋友都是身体力行了上述论见的。前文讲到的恩格斯为马克思作出的牺牲自不待言，在我国，也曾流传“舍命全交”的佳话：羊角哀与左伯桃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二人志同道合，决心一起到楚国去，辅佐楚王干一番事业。谁知去楚路上行程十分艰难，饥寒交迫使左伯桃先病倒了。羊角哀就扶着左伯桃赶路。然而，荒原千里，风雪无边，与其二人一起冻饿而死，不如救活一个。左伯桃把这个意思说出后，羊角哀表示：决不能丢下朋友，背也要把左伯桃背到楚国。后来，眼看粮食吃光，二人不可能同时赶到楚国了，羊角哀就提出让左伯桃带上剩余的粮食，并把衣服脱下来交给